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
第六十四回 無意功名官照何妨是假 縱非因果惡人到底成空

那客不是別人，正是文述農。述農一見了我，便猝然問道：「你那個搖頭大老爺，是哪裡弄來的？」我愕然道：「甚麼搖頭大老爺？我不懂啊。」繼之笑道：「官場禮節，知縣見了同、通，都稱大老爺。同知五品，比知縣大了兩級，就叫他一聲大老爺，似乎還情願的，所以叫做點頭大老爺。至於通判，只比他大得一級，叫起來未免有點不情願，不情願，就要搖頭了，所以叫做搖頭大老爺。那回我和你說過請封典之後，我知道你於此等事是不在心上的，所以托你令姊抄了那卯數、號數出來，托述農和你辦去。其餘你問述農罷。」我道：「這是家伯托人在湖南捐局辦來的。」述農道：「你令伯上了人家的當了，這張照是假的。」我不覺愕然，愣了半天道：「難道部裡的印信，都可以假的麼？你又從哪裡知道的呢？」述農道：「我把你官照的號碼抄去，托人和你辦封典；部裡復了出來，說沒有這張照，還不是假的麼。」我道：「這真奇了！那一張官照的板可以假得，怎麼假起紫花印信來！這做假的，膽子就很不小。」繼之道：「官照也是真的，印信也是真的，一點也不假，不過是個廢的罷了。你未曾辦過，怨不得你不知道。本來各處辦捐的老例，係先填一張實收，由捐局匯齊捐款，解到部裡，由部裡填了官照發出來，然後由報捐的拿了實收，去倒換官照。遇著急於籌款的時候，恐怕報捐的不踴躍，便變通辦理，先把空白官照，填了號數，發了出來，由各捐局分領了去勸捐。有來報捐的，馬上就填給官照。所有剩下來用不完的，不消繳部，只要報明由第幾號起，用到第幾號，其餘均已銷毀，部裡便注了冊，自第幾號至第幾號作廢，叫做廢照。外面報過廢的照，卻不肯銷毀，仍舊存著，常時填上個把功名，送給人作個頑意兒；也有就此穿了那個冠帶，充做有職人員的，誰還去追究他。也有拿著這廢照去騙錢的，聽說南洋新加坡那邊最多。大約一個人有了幾個錢，雖不想做官，也想弄個頂戴。到新加坡那邊發財的人很多，那邊捐官極不容易，所以就有人搜羅了許多廢照，到那邊去騙人。你的那張，自然也是廢照。你快點寫信給你令伯，請他向前路追問。只怕……」說到這兩個字，繼之便不說了。述農道：「其實功名這樣東西，真的便怎麼，假的弄一個頑頑也好。」我聽了這話，想起苟才的話來，便告訴了繼之。繼之道：「這般回絕了他也好，省得他再來麻煩。」我道：「大哥放著現成真的不去幹，我卻弄了個假的來，真是無謂。」述農道：「這樣東西，真的假的，最沒有憑據。我告訴你一個笑話：我們局裡前幾年，上頭委了一個鹽運同來做總辦。這局子向來的總辦都是道班，這一位是破天荒的。到差之後，過了一年多，才捐了個候選道。你道他為甚麼加捐起來？原來他那鹽運同是假的。」繼之道：「假功名，戴個頂子頑頑就罷了，怎麼當起差來？」述農道：「他還是奉憲准他冒官的呢。他本是此地江蘇人。他的老兄，是個實缺撫臺。他是個廣東鹽大使。那年丁憂回籍，辦過喪事之後，不免出門謝弔；謝過弔，就不免拜客。他老兄見了兩江總督，便代自家兄弟求差使，說本籍人員，雖然不能當地方差使，但如洋務、工程等類，也求賞他一個。總督答應了，他便遞了一張『廣東候補鹽大使某某』的條子。說過之後，許久沒有機會。忽然一天，這局子裡的總辦報了丁憂，兩江總督便想著了他。可巧那條子不見了，書桌上、書架上、護書裡、抽屜裡，翻遍了都沒有。便仔細一想，把他名字想了出來，卻忘了他的官階。想了又想，仿佛想起一個『鹽』字，便糊裡糊塗給他填上一個鹽運同。這不是奉憲冒官麼？」我道：「他已經捐過了道班，這件事又從哪裡知道他的呢？」述農道：「不然哪裡知道，後來他死了，出的訃帖，那官銜候選道之下，便是廣東候補鹽大使，竟沒有鹽運同的銜頭，大家才知道的啊。」繼之道：「自從開捐之後，那些官兒竟是車載斗量，誰還去辨甚麼真假。我看將來是穿一件長衣服的，都是個官，只除了小工、車夫，以及小買賣的，是百姓罷了。」述農道：「不然，不然！上一個禮拜，有個朋友請我吃花酒，吃的時候晚了，我想回家去，叫開老北門或新北門到也是圍濱還遠得很，不如回局裡去。趕到寧波會館叫了一輛東洋車。那車夫是個老頭子，走的慢得很。我叫他走快點，情願加他點車錢。他說走不快了，年輕時候，出來打長毛，左腿上受過槍彈，所以走起路來，很不便當。我聽了很以為奇怪，問他跟誰去打長毛，他便一五一十的背起履歷來。他還是花翁、黃馬褂、碩勇巴圖魯、記名總兵呢。背出那履歷來，很是內行，斷不是個假的。還有這裡虹口鴻泰木行一個出店，也是個花翎、參將銜的都司。這都是我親眼看見的，何必穿長衣的才是個官呢。」德泉道：「方伏廬那裡一個看門的，聽說還是一個曾經補過實缺的參將呢。」繼之道：「軍興的時候，那武職功名，本來太不值錢了；到了兵事過後，沒有地方安插他們，流落下來，也是有的。那年我進京，在客店裡看見一首題壁詩，署款是：『解弁將軍』。那首詩很好的，可惜我都忘了。只記得第二句是『到頭贏得一聲驅』。只這七個字，那種抑鬱不平之氣，也就可想了。」當下談了一會，述農去了，各自散開。

我想這廢照一節，不便告訴母親，倘告訴了，不過白氣惱一場，不如我自己寫個信去問問伯父便了。於是寫就一封信，交信局寄去。回到家來，我背著母親、孀娘，把這件事對姊姊說了。姊姊道：「這東西一寄了來，我便知道有點蹊蹺。伯娘又不曾說過要你做官，你又不是想做官的人，何必費他的心，弄這東西來。你此刻只不要對伯娘說穿，有心代他瞞到底，免得伯娘白生氣。」我道：「便是我也是這個意思，姊姊真是先得我心了。」姊姊道：「本來做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便是真的，你未必便能出去做。就出去了，也未必混得好。前回在南京的時候，繼之得了缺，接著方伯升到安徽去，那時你看乾娘歡喜得甚麼似的，以為方伯升了撫臺，繼之更有照應了。他未曾明白，隔了一省，就是鞭長不及馬腹了。俗語說的好，朝裡無人莫做官，所以才有撤任的這件事。此刻譬如你出去候補，靠著誰來照應呢？並且就算有人照應，這靠人終不是個事情。並且一走了官場，就是你前回說的話，先要學的卑污苟賤，滅絕天良。一個人有好人不學，何苦去學那個呢。這麼一想，就管他真的也罷，廢的也罷，你左右用他不著。不過……」說到這裡，就頓住了口，歇一歇道：「這兩年字號裡的生意也很好，前兩天我聽繼之和伯娘說起，我們的股本，積年將利作本，也上了一萬多了。哪裡不弄回三千銀子來，只索看破點罷了。」我道：「不錯，這裡面很像有點盈虛消息。倘使老人家的幾個錢，不這般糊裡糊塗的弄去了，我便不至於出門。不出門，便不遇見繼之，哪裡能掙起這個事業來呢。到了此刻，卻強我做達人。」

說話之間，孀娘走了進來道：「姪少爺在這裡說甚麼？大喜啊！」我愕然道：「孀娘說甚麼？喜從何來？」孀娘對我姊姊說道：「你看他一心只巴結做生意，把自己的事，全然不管，連問他也裝做知道了。」姊姊道：「這件事來往信，一切都是我經理的，難怪他不知道。」孀娘道：「難道繼之也不向他提一句？」姊姊道：「他們在外面遇見時，總有正經事談，何必提到，況且繼之那裡知道我們瞞著他呢。」說著，又回頭對我道：「你從前定下的親，近來來了好幾封信催娶了，已經定了明年三月的日子。這裡過了年，就要動身回去辦喜事。瞞著你，是伯娘的主意，說你起服那一年，伯娘和你說過好幾遍，要回去娶媳婦兒，你總是推三阻四的。所以這回不和你商量，先定了日子，到了時候，不由你不去。」我笑著站起來道：「我明年過了年，正月裡便到宜昌去看伯父，住他一年半載才回來。」說著，走了下樓。

光陰荏苒，轉瞬又到了年下，正忙著各處的帳目，忽然接到伯父的回信，我拆開一看，上面敷衍了好些不相干的話，末後寫著說：「我因知王俎香在湘省辦捐，吾姪之款，被其久欠不還，屢次函催，伊總推稱匯兌不便。故托其即以此款，代捐一功名，以為吾姪他日出山之地。不圖其以廢照塞責。今俎香已死，雖剖吾心，無以自明。惟有俟吾死後，於九泉之下，與之核算」云云。我看了，只好付之一笑。到了晚上回家，給姊姊看了，姊姊也是一笑。

臘月的日子格外易過，不覺又到了新年。過年之後，便商量動身。繼之老太太也急著要帶撥兒回家謁祖，一定要繼之同去。繼之便把一切的事都付托了管德泉，退了住宅房子，一同上了輪船。在路走了四天，回到家鄉，真是河山無恙，桑梓依然。在上海時，先已商定由繼之處撥借一所房子給我居住。好在繼之的房子多，盡撥得出來。所以起岸之後，一行人轎馬紛紛，都向繼之家中進發。伯衡接著，照應一切行李。當日草草在繼之家中歇了一天。次日，繼之把東面的一所三開間、兩進深的宅子，指撥給我。我道：「我住不了這些房子啊。」繼之道：「住是住不了，然而辦起喜事來卻用得著。並且家母和你老太太同住熱鬧慣了，住遠了不

便。我自己這房子後面一所花園，卻跨到那房子的後面；只要在那邊開個後門，內眷們便可以不出大門一步，從花園裡往來了。這是家母的意思，你就住了罷。」我只得依了。繼之又請伯衡和我過去，叫人掃除一切。

原來這所房子，是繼之祖老太爺晚年習靜之處。正屋是三開間、兩進深；西面還有一個小小院落，一間小小花廳，帶著一間精雅書房；東面另有一間廚房；位置得十分齊整。伯衡幫著忙，掃除了一天，便把行李一切搬了過來。動用的木器傢伙，還是我從前托伯衡寄存的，此時恰好應用，不夠的便添置起來。母親住了裡進上首房間，嬸娘暫時住了花廳，姊姊急著回婆家去了。我這邊張羅辦事，都是伯衡幫忙。安頓了三天，我才到各族長處走了一次，於是大家都知道我回來娶親了。自此便天天有人到我家裡來，這個說來幫忙，那個說來辦事，我和母親都一一謝去了。

有一天，要配兩件零碎首飾，我暗想尤雲岫向來開著一家首飾店的，何不到他那裡去買，也順便看看他。想罷，便一路走去。久別回鄉的人，走到路上，看見各種店舖，各種招牌，以及路旁擺的小攤，都是似曾相識，如遇故人，心中另有一種說不出的情景。走到雲岫那店時，誰知不是首飾店了，變了一家綢緞店。暗想莫非我走錯了，仔細一認，卻並未走錯。只得到左右鄰居店家去問一聲，是搬到哪裡去了，誰知都說不是搬去，卻是關了。我暗想雲岫這個人，何等會算計，何等尖刻，何至好好的一家店關了呢。只得到別家去買。這條街本是一個熱鬧所在，走不上多少路，就有了首飾店，我進去買了。因為他們同行，或者知道實情，順便問問雲岫的店為甚麼關了。一個店伙笑道：「沒有關。」說著，把手往南面一指道：「搬到那邊去了。往南走出了柵欄，路東第一家，便是他的寶號。」我聽了，又暗暗詫異，怎麼他的舊鄰又說是關了呢。

謝過了那店伙，便向南走去，走出半里多路，到了柵欄，踱了過去。向路東第一間一望，只是這間房子，統共不過一丈開闊，還不到五尺深；地下擺了兩個矮腳架子，架著兩個玻璃扁匣，匣裡面擺著些殘舊破缺的日本要貨；匣旁邊坐了一個老婆子，臉上戴著黃銅邊老花眼鏡，在那裡糊自來火匣子，連櫃檯也沒有一張。回過頭來一看，卻有一張不到三尺長的櫃檯，櫃檯上面也放著一個玻璃扁匣，匣裡零零落落的放著幾件殘缺不全的首飾，旁邊放著一塊寫在紅紙貼在板上的招牌，是「包金法藍」四個字。櫃檯裡面坐著一個沒有留鬚子的老頭子，戴了一頂油膩膩的瓜皮小帽，那帽頂結子，變了黑紫色的了；露出那蒼白短頭髮，足有半寸多長，猶如洋灰鼠一般；身上穿了一件灰色洋布棉襖，肩上襟前，打了兩個大補釘。仔細一看，正是尤雲岫，不過面貌憔悴了好些。我跨進去一步，拱拱手，叫一聲：「世伯！」他擡起頭來，我道：「世伯還認得我麼？」雲岫連忙站起來彎著腰道：「嘎，嘎，啊，唔！哦，哦，哦！認得，認得！到哪裡去？請坐，請坐！」我見他這種神氣，不覺忍不住要笑。

正要答話，忽聽得後面有人叫我。我回頭一看，卻是伯衡。我便對雲岫道：「我有一點事，回來再談罷。」彎了彎腰，辭了出來，問伯衡甚麼事。伯衡道：「繼之老太太要送你一套袍褂，叫我剪料，恰好遇了你，請你同去看看花樣顏色。」我道：「這個隨便你去買了就是，那有我自己去揀之理。」伯衡道：「既如此，買了穿不得的顏色，你不要怨我。」我道：「又何苦要買穿不得的顏色呢！」伯衡道：「不是我要買，老太太交代，袍料要出爐銀顏色的呢。」我笑道：「老太太總還當我是小孩子，在他跟前，穿得老實點，他就不歡喜。今年新年裡，還送我一條灑花腰帶，硬督著要我束上，你想怎好拂他的意思。這樣罷，袍料你買了蜜色的罷，只說我自己歡喜的，他老人家看了，也不算老實，我還可以穿得出。勞了你駕罷，我要和雲岫談談去。」伯衡答應去了。

我便回頭再到雲岫那裡。雲岫見了我，連忙站起來道：「請坐，請坐！你幾時回來的？我這才想起來了。你頭回來，我實在茫然。後來你臨去那一點頭，一呵腰，那種神氣，活像你尊大人，我這才想起來了。請坐，請坐！」我看他只管說請坐，櫃檯外面卻並沒一把椅子。

正是：剩有階前盈尺地，不妨同作立談人。櫃檯外面既沒有椅子，不知坐到那裡，且待下回再記。